

伦理叙事与主体生成:教学体系下的共同体意识研究

严家强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515)

[摘要]在教学体系中,伦理叙事通常被知识叙事所掩盖。虽然获取知识是个体接受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但育人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把育人作为最终目的,伦理叙事的作用不该被忽视。伦理叙事以尊重主客体的生存境遇为前提,凸显主客体的情感和价值需求。在主客体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前提下,伦理叙事与知识叙事并行不悖。而且伦理叙事的叙事特征能够促进个体价值观念的内化,从而推动主体的生成。随着伦理叙事的展开,主客体之间将以情感和价值观念为纽带,自然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共同体意识,继而增强了知识叙事的成效。

[关键词]教学体系;伦理叙事;主体生成;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G420; B82-057;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22-0176-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22.062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相比于教材体系中主客体之间的静默关系,教学体系是一个更强调主客体之间交互关系的话语系统。为什么说是话语系统,是因为这种交互关系需要进行言说,而言说多以叙事的方式进行铺陈。一般情况下,教学体系的叙事多以知识叙事为主。知识叙事或指向某种理论,或指向抽象观念,又或指向技术技艺,伦理叙事则更侧重于表达情感和价值观念。当前学界关于伦理叙事的研究多侧重于文学领域。其成果多为分析某个作品的伦理叙事,以求获取作品中传达的某种独特情感和价值观念,从而达到对作品的细致解读。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法,伦理叙事在教学体系中的研究还较少。而在教学的话语系统中,伦理叙事则通常会被知识叙事所掩盖。教学体系如果缺乏伦理叙事,实际上是加重了主客体之间的静默关系,从而增加了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的困难。加强伦理叙事在教学体系中的研究必然会对增强教学效果产生显著的成效。

一、教学体系下的伦理叙事如何可能

从实际经验看,任何教学话语系统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知识叙事,伦理叙事或多或少都蕴含其中。只不过在很多时候,它都被功利性的需求所忽视和掩盖了。“伦理叙事以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的伦理主体为中心,在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和社会关系交织的生活网络中展开自己,向着人性本质的终极目的进行构建,把生命感悟和生活经验约束到统一的主题之下,试图理解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既然伦理叙事和生活息息相关,那么现实生活中主客体的生存境遇、情感及价值需求就为增强教学体系中的伦理叙事提供了可能。

(一)教学体系下主客体的生存境遇

教学体系所展现的图景,只是个体生活的一个特定场景。除了出现于教学体系的场景中,个体还会出现在各种生活场景中。不同的生活场景会让个体扮演不同的角色,而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场景后,个体的主观性就越突出。萨特指出:“能够恰当地成为主观性的东西,就是对意识的意识。”萨特所指的“对意识的意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主体对自身生

活体验的思维考察。当生活体验经过个体思维的考察形成一种属于个体自身独特的思维结论时,生活体验就具备了主观性。而且这种主观性不再依赖于客观性,也就是说,原本的生活体验经过思维的考察后已经成为思维的一个部分:它不再关注生活,它只关注体验。所以萨特又进一步指出:“意识是这样一种存在,只要这个存在暗指着一个异于其自身的存在,它在它的存在中关心的就是它自己的存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体验也就构成了个体当下的生存境遇。所以当个体进入到教学体系这个场景中,个体所自带的主观性就是个体当下的生存境遇。这种生存境遇突出的特点就是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个体,他们具有不同的主观性但是他们又处在一个追求统一的语境中。这既是一种冲突,又是一种必然的处境。

教学体系是一种主客体间的交互体系,在这个交互的体系中,主客体在追求一个一致的结果:教学的目的。这个目的通常表象为获取知识,但更深层的目的是育人。而且不是单向度的育人,而是一种交互的育人体系,也就是实现教学体系中的主客体共同成长。教学体系的场景中,主客体所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主客体的生存境遇存在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象为:主体和客体同时具有主观性,而主客体的主观性又是不同的主观性。如教师A是一个中年人,他刚从家庭的琐事——父母生病或是和妻子吵架之类的事——中短暂地跳出来进入到了教学场景中,他希望早点完成任务处理好这些琐事;学生B在走进学校之前被父母训斥了一通,父母认为他对学习不够上心;学生C在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想着昨天自己和舍友吵架的情景。这些都是教学体系中所呈现的主观性。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他们都无法在进入教学体系之前甩掉或完全解决类似的困境。从矛盾论的角度出发,矛盾是会一直存在的,解决了一个又会诞生另外一个。每个个体只能是切换而不能关闭他们之前的生活体验。而这些体验所造就的主观性就构成了个体的生存境遇,个体处在其中,然后和其他个体相遇并交融在教学体

收稿日期:2025-5-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用文化讲思政的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GDJG2021064)和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社科类项目“伦理叙事与主体生成——教学体系下的共同体意识建构”(项目编号:YJYB2024-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严家强(1980—),男,广东阳春人,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伦理等方面的研究。

系中。

主客体的生存境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主观性在场。在教学体系中,知识叙事的成效之所以会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叙事忽视了个体的生存境遇。伦理叙事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主观性被忽视”的困境。因为伦理叙事的前提就是承认个体间的主观性差异,尊重个体当下的生存境遇。在这种情况下,教学体系中的伦理叙事不单成为一种可能,更是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二)教学体系下主客体的情感与价值需求

从教学体系构建的特质来看,知识性需求被默认为主要需求并无问题。毕竟这是人类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是人和社会获得发展的主要源泉。在教学体系中,知识性需求惯常是通过知识叙事来满足的。但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单纯的知识叙事并不能获得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在知识性需求之外,个体还有其他需求。脱离了教学体系的场景,个体有其他需求被认为是常识;但是当个体进入到教学体系,这种常识就被忽视或遮蔽了。

在这种语境下,个体的生存处境被抛弃了,也就是说个体的主观性被否定了。教学体系中的人成了一个抽象的人,他被认为是只需要获取相关知识就完成了教育的目的。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单向度的人”的形象一样,个体在教学体系中也认为是一种“单向度的人”。他本身是单向度的,他的需求是单向度的,他获取知识的过程是被动的。“因为在此处发话的是残缺不全的抽象的人,他所掌握的只是事实而不是事因,他的行为是单向度的、受操纵的。由于事实上存在着抑制,人们经验到的世界是有限经验的结果,而实证主义对大脑清洗则使大脑同有限经验相一致。”马尔库塞意指了整个工业社会,教育领域的单向度同样存在。当知识向度成为了教学体系的主要向度,个体的其他需求在这个场景中就被忽视或被否定了。个体的生存境遇是个体当下的一种特定生存图景。虽然境遇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内,这种境遇则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所以,不管个体处在哪个场景中,这种由主观性所生成的生存境遇都是客观存在的。教学体系下的个体,仍然具有这种特质。也就是说,在教学体系下,个体知识性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不应该被忽视。对于个体而言,其他需求中的情感需求和价值需求在教学体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看,情感需求和价值需求都可以归属于“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三个范畴内。从个体的主观性构成来看,虽然构成主观性的生活经验是由具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但是真正构成主观性的是情感和价值观念。从生存处境的角度看,情感和价值的需求比知识性需求要强烈得多。所以,哪怕是在教学体系下,情感和价值需求都不应该被忽视和否定。个体之所以不同,正是因其生活经验所带来的情感以及价值差异。只有尊重个体的情感和价值需求,个体对知识性的需求才会产生更大的欲求。

正是因为个体具有不同的情感和价值需求,才使得教学语境中的伦理叙事成为可能。而且考虑和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存境遇,在教学体系中增加伦理叙事,也必然能增强知识叙事的成效。

二、教学体系下的伦理叙事与主体生成

虽然伦理叙事在教学体系中成为可能,但是它的重要性仍有待考察。如果单纯考察教学体系传播知识的目的,那么伦理叙事也只是在完成一种辅助性的功能:即为了让知识性的叙事变得更有成效。但考虑到教学体系要完成的更深层

的目标——育人,那么教学体系下的伦理叙事就不再是辅助了。

从育人的角度出发,不管是知识叙事还是伦理叙事,都在塑造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知识叙事建构个体生存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伦理叙事则构建个体生存需要的情感与价值。从功能的角度看,知识叙事负责外在建构,而伦理叙事则更多负责内在建构。内在建构的过程也即是主体生成的过程。个体要成为一个主体,内在的建构至关重要。成为一个主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真正的个体才使得一个人成为他自己。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性正是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主体性。而且主体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处在毁坏与建构的二元对立中。教学体系下的育人目的正是为了让个体变成主体,而这同样不是完成时,而一直都是进行时。教学体系仅有知识叙事明显是不够的,因为相比于伦理叙事,知识叙事能完成的育人任务远远不能促成主体性的构建。个体的成长往往是复杂的,教育也只是承担了其中的部分职能。但是这部分的职能是否健全、是否有效,也对个体的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成长过程也是主体的生成过程,正如成长一直在进行,主体的生成过程也一直在进行。在教育这个环节,教学体系的知识叙事和伦理叙事扮演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构建的环节与层次而言,伦理叙事所指向的内在构建,对于个体的主体生成显得更为重要。

伦理叙事专注于情感和价值观念的表达,这种表达对于个体的主体性生成至关重要,对于教学体系下的育人目的也至关重要。伦理叙事的情感表达能推动主客体之间建立一种更好和更稳固的交互关系。这种情感表达的共振点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共通的主观性,也即是各自的生活经验的可关联性。虽然教学体系中个体生存境遇会有所不同,但是其情感特质却有着很大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同频共振,但却能找到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既是伦理叙事的前提也是它的着力点。以情感共鸣为前提和途径,就为教学体系下主客体间价值观念的交流与影响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在教学体系这种特色的场景和语境下,主客体间互相交流的价值观念对于他们各自的主体性生成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福柯关于个体的主体生成有过很好的概括,他总结出“四种技术”,并指出它们在主体生成过程中产生的作用。“(1)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作事物;(2)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3)权力技术:它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也就是使主体客体化;(4)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在福柯看来,“自我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属于个体内在建构的范畴。如果不能实现内化,那么前三种技术对主体生成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从“自我技术”所指向的规范性来理解,教学体系下的伦理叙事正扮演着“自我技术”的作用。通过伦理叙事,在主客体间进行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交流,能让个体实现某种规定意向的价值观念转变。这种转变正是主体生成的成果,也是一种不断进行中的对立统一的成果。这种成果正是在伦理叙事背景下,主客体之间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成果。而

且,建立在情感认同上的价值观念接纳是一种较为稳固的主体生成结果。“自我技术”所指向的“自我转变”,使得“生产技术”“符号技术”和“权力技术”所产出的外在事物转变成了内在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的建构体现在教学场景中,就需要通过伦理叙事才能产出更好的效果。因为伦理叙事的情感 and 价值观念表达,才能促使个体形成自己的力量去构建自我。自我的建立也即是主体的生成。

三、教学体系下的共同体意识建构

在教学体系下,不管是知识叙事还是伦理叙事,都是在主客体的交互活动中进行的。在知识叙事和伦理叙事推动主体生成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这种紧密关系的形成,既是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是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过程。而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又能反过来促进知识叙事与伦理叙事的成效。

教学体系下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它更多是一种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在进入教学场景之前,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各自有自身的生存境遇。生存境遇的差异性源于主观性的差异,因为教学体系在知识叙事的层面追求一致性,所以个体主观性的差别也就成为教学体系下知识叙事必然会遭遇的难题。这样的难题有时在强制性的背景下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始终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主观性的差别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不会缩小,更会不断变化。这样一来,知识叙事面对这样的冲突就出现了两难的局面。其结果就必然造就知识叙事实际成效的个体差异。如教师 A 希望全班同学都能掌握知识点 L,学生 B 对知识点 L 感兴趣,学生 C 对知识点 L 完全不感兴趣,学生 C 不喜欢教师 A,所以他对知识点 L 也不喜欢,学生 D 脑海里正想着昨晚没有通关的游戏,他完全不知道知识点 L 是什么意思。从设置的这个教学场景来看,虽然教学场景中的知识性诉求具有一致性,但是他们的主观性却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阻碍了知识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从知识叙事的角度看,它只是假设了主客体双方都对知识感兴趣这个前提。而实际情况则因为个体主观性的差异,以及生存境遇的差异,也就很难满足这个叙事的前提。知识叙事的成效偏差也就变得十分明显。所以,教学体系下的共同体意识构建并不能通过知识叙事进行构建,以情感和价值观念为媒介的伦理叙事才是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基础和途径。

教学体系下的主客体双方要建立一个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是要以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互相尊重及共通作为基础的。也即是说主客体之间要产生共情,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某种价值观念的链接与认同。要实现这一目标,得默认主客体双方在情感和价值观念上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且能够做到互相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感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和知识叙事的前提不同,知识总是先掌握在主体手中;而伦理叙事的前提,即情感和价值观念是无论主体还是客体都共同拥有。主客体之间处在相对平等的地位,只要实现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互通互融,共同体意识就有形成的可能。在伦理叙事的视角中,教学体系下的主客体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与学生这两种角色并不一定指向一种固定的主客体关系。比如教师永远是主体,学生永远是客体;又或者学生永远是主体,而教师则永远是客体。它们之间是一种不断变化和不断切换的关系。只有形成这种不断变化和切换的关系,才能使得主客体间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交互关系。良好的交互关系是进行伦理叙事的前提,而反过

来,伦理叙事又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交互关系。师生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正是在这种良好交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它既是伦理叙事的过程,也是伦理叙事的结果,伦理叙事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是互为因果的。

教学体系中,以伦理叙事为基础构建出共同体意识,对知识叙事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以情感和价值观念为纽带建立的共同体相对稳固,互相之间的认同度较高。在这样的场景下进行知识叙事也必然事半功倍。所以说,教学体系下的伦理叙事不仅是构建主客体间共同体意识的途径和结果,也是知识叙事取得较好成效的关键。

四、结语

教学体系追求的目标远不只是知识诉求那么简单,育人并推动人的自我成长才是教学体系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如果单纯以知识叙事和知识诉求作为教学场景的途径和目标,其结果就像是现状呈现的那样:知识传播的成效参差不齐,育人的效果也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随着知识性短视频的广泛传播以及 AI 的流行,教学体系已经不再是知识叙事的垄断体系。要实现知识叙事更大的效果和呈现教学体系的难以替代,教学体系需要寻找更有效的发力点。伦理叙事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它能带来的效果,正是教学体系需要寻找的发力点。

相比知识叙事的客观性,伦理叙事因其情感因素和价值观念则明显具有主观性。主观性是每个个体都拥有的,不同的主观性生成了不同的生存境遇。生存境遇间的遭遇,正是教学体系中主客体间实现共情共通的关键因素。通过这种共情与交流,形成主客体间的共同体意识,继而推动主客体双方的成长。“传统理论教学里学生常被置于客体位置,被动地接收信息,但在伦理叙事中学生无论在叙事还是倾听,都是讲述生命故事的主体、重塑生命体验的主体,感悟生命价值的主体,实践生命道德的主体。”这不单是学生成为主体,教师也相应地成为主体,这是教学体系共育效果的体现,也是伦理叙事推动主体生成的进程。正是由于教学体系所蕴含的伦理叙事特征,在具体的教学场景中,主客体之间通过伦理叙事表达情感和价值的交互关系将很难被流媒体及 AI 所取代。因为不管是短视频还是直播,又或是 AI 都缺乏交互性的伦理叙事功能。它们只能停留在知识叙事的层面,或是只能实现某种浅层的人机交互,而不是实现主客体之间深层次的情感和生命体验的交互。

参考文献:

- [1]文贤庆. 儒家的伦理叙事[J]. 伦理学研究,2018(5).
- [2](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4](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法)米歇尔·福柯. 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 汪安民,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6]江泽凡,黄婉. 伦理叙事在高校生命教育中的实践研究——以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37(4).

(下转第 182 页)

2014(4):36-40.

[7]李新,李艳燕.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的国外学习投入实证研究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33(2):73-83,95.

[8]任庆梅.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J].外语界,2021(2):37-45.

[9]余青.中小学教师混合式研修学习投入度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10]倪士光,伍新春.学习投入:概念、测量与相关变量[J].心理研究,2011,4(1):81-87.

[11]潘青青,杨现民,陈世超.国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进展与趋势分析——基于2014年至2016年 *Journal of Learning Analytics* 论文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19(3):14-22,92.

[12]王政彦.影响成人远程学习者自律学习的心理与背

景因素之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03(3):23-27,77-78.

[13]杜淑敏,马卫花.成人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措施[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6):72-73.

[14]李伟国.我国成人网络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探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15]吕峰.成人学习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7(3):101-104.

[16]薛凯方.成人远程学习者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

[17]张佳妮,江颖.学习支持服务如何使远程教育更具吸引力?——英国开放大学 MILLS 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9,46(6):57-73.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dul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SONG Jin-hua

(Community Education Office, Lianyungang Ope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0, China)

Abstract: Lifelong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survival ability for humans, especially in toda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age. The cultivation of lifelong abilities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Adult online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on adul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dult online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ul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re diverse, mainly including personal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network factors.

Key words: lifelong learning; adult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engagement

(责任编辑:范新菊)

(上接第 178 页)

The Ethical Narrative and Subject Formation: Research 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Teaching System

YAN Jia-qiang

(Guangdo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ethical narratives are often overshadowed by knowledge-based narratives. While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remains a primary objective of individual education,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education lies in cultivating well-rounded individuals. When human development is positioned as the ultimate goal, the role of ethical narrativ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Ethical narratives, premised on respecting the existential contexts of both subjects and objects, highlight their emotional and value-based needs. When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value consensus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are achieved, ethical narratives can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 knowledge-based narratives. Moreover,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thical discourse facilita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 systems, there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s a moral agent. As ethical narratives unfold, they naturally forge stronger communal consciousness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through emotional bonds and shared values, which in turn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based narratives.

Key words: teaching system; ethical narratives; subject form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章樊)